

集部

文端集卷四十二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六

論

韓愈深得春秋之旨論

夫春秋何為而作也聖人以順天道明王事而立萬世不易之則者也聖人憫夫王道之不明禮樂政刑之失

所統而天下後世將不得與聞于先王之教故明天道以治之以王者賞罰予奪進退之權一寄之於春秋而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益廹矣憂天下後世之心廹遂不得不力為之防深為之慮一言之褒一字之貶兢兢焉無敢失者非得已也韓子有曰春秋謹嚴程子以為深得春秋之旨蓋以其能識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夫春秋繼詩而作也詩之旨主於溫厚和平美刺之間優柔不廹類多託物以流連之詠歌而長言之即其間不無

憫時病俗之非亦且怨而不怒初未嘗指陳是非激切而褒刺之也而春秋之主于謹嚴也其于溫柔敦厚之意何居不知詩之作也王者之政教明于上仁義涵濡里巷之間皆有以咏歌乎聖人之澤即邶鄘而下稱變風矣而先王之教未衰善惡猶未泯于人心故其思深其思深故其言長若春秋之作也王者之政教不作于上紀綱廢墜雖桓文復作號稱尊王而先王之澤已湮善惡之幾將泯故其情廹其情廹故其義不得不著此

春秋之謹嚴所由繼于温厚和平之後春秋之教一詩教也今觀其宏綱大義之所在或抑或揚或隱或顯或屈或伸或予或奪無不準之于天道本之于王事御之以帝王之大經大法嗚呼何其慎也蓋春秋一書以防天下之肆則立說不得不謹以止天下之僭則持義不得不嚴以一言立百世之經以一事立萬事之則將以挽天命民彝于既泯使復與聞乎古先哲王之教也則是於聖人之詞益切而聖人之心益苦矣夫先王之治

天下莫嚴於禮太史公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蘇子曰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春秋之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聖人之作春秋一以禮為斷先儒之論春秋一以禮為歸蓋將為持世之大防而不得不出於此也非即韓子謹嚴之説哉韓子識春秋之義故其于佛老竭力而排之其詞直其義正使異端不得進而與吾道爭也亦可謂能謹且嚴矣盖未有聖賢生而不為世道憂者也未有為世道憂而不凜然于人心之防者也凜然於

人心世道之防而出於謹且嚴也豈得已哉知此則可與讀春秋而亦可與讀韓子原道之文矣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論

董子之言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善乎董子之言上自商周秦漢下迄三國五代唐宋以來國家所以延促之故卒未有能易其言者也人心之日流于偽如水之就下而不可止聖人以教化為隄防堯舜禹之相禪以治繼治人心淳樸未漓董子所謂繼

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夏之敝伊尹稱之曰肇修人紀夫五典之敷久矣至湯而言肇修者救夏之衰也周承殷之敝文武成康數聖人相繼漸摩涵濡以革殷故俗書曰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又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化之若斯其難也秦人承戰國之敝無一日之教澤而加剥削焉是以再世而不振西漢之澤緜于文景東漢之治洽于明章唐之緒永于貞觀宋之祚延于真仁此數君者類皆能興起教化以丕變一世之人心風俗使子

孫有所憑藉以為固嘗譬之天下大器也昔之人用之數百年日剥月削久而窳敝矣後之人取其器小而補葺之大而陶鑄之稱其力之厚薄以為所用歷年之多寡未有仍其窳敝謂可以無慮者或曰人心之日趍於輓近勢則然也雖聖人不能返之使淳是蓋未知天道矣夫秋氣之蕭瑟隆冬之沍寒斗杓一移萬物煦煦譬如人立乎文景貞觀之間廻思嬴秦五代之世不猶樂陽春之和而幾不知栗烈之苦耶是知天道無剥而不

復之理人心無往而不返之機聖人執大權于上以天地為鴻鈞以萬物為銅冶以喜怒賞罰為屈伸呼吸使天下之人訑訑焉而動蒸蒸焉而化斲華而還朴去偽而即誠風俗淳美人心敦固耻于犯法悚于為非禮義之化浹肌淪髓如治器者堅好完固而後可以貽之子孫而為百世不拔之業也且治天下之需人材人主盡知之矣天下卓立特行之士不為世俗所移百而不得一者也古人有言曰天下之人中材為多故治世之本

教化為尚教化行引中人而升之于君子之域教化廢推中材而納之于小人之塗故教化者推之輓之之具也廉耻之道重而後有恬淡之士義利之辨明而後有氣節之行躁競之習除而後有難進易退之節侈靡之風革而後有守約潔已之操風行六宇蒸變萬類鼓之舞之咸去故習所由風俗美而人材出以惟上所用故曰有教化而後有人才有人才而後國有與立善乎董子之言為不可易也

中和位育論

讀中庸者勿徒謂是聖賢言理之書也夫天地至廣萬物至繁日星河嶽之奠麗飛潛動植之蕃變神奇而莫可測紛紜而莫可紀極天下之聰明才智而莫能知其所以然中庸謂以一心之中和而位之育之朱子釋之以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要皆渾言其理而未嘗實指其事于是高明者將遊其心于空虛杳渺之域顓固者習聞其説又視為迂

遠而不可信以為聖賢特如是言之耳閒嘗觀洪範之所謂五事以貌言視聽思而約之以肅乂哲謀聖配之以雨暘寒燠風推之于休徵咎徵極之于庶草蕃蕪而後知聖賢之言有其理則必有其數理精而數亦非粗有其理則必有其事理實而事亦非虛其所以訓天下後世者該乎至大而非誇通乎至微而非不可據也夫貌言視聽思于一身備之肅乂哲謀聖于一心備之至于雨暘寒燠風皆不失其序則天地位可知矣庶草蕃

蕪則萬物育可知矣聖人在上以一心運乎穆清之上辨上下以定乾坤大施生以配覆載隂陽之愆伏寒暑之失次水旱之不時皆得以裁成補救洩其太過而助其不及故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山陵不崩川澤不竭清者常清寧者常寧此天地位之實事也建立法度紀綱教養生民使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長遂樽節愛養草木鳥獸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使各遂其性各蕃其生此萬物育之實事也故稱堯舜之功者曰地平天成稱成

湯之德者曰鳥獸魚鱉咸若上古聖人德盛化神者皆然中庸特舉而言之耳嘗謂中庸之所謂至誠至聖必至帝王而後能極其量中庸之所謂參天地贊化育必至有天下而能顯其功蓋君心即天心也萬物之託於天者有形之天萬物之託于君心者無形之天人主一念之動而萬類以為慘舒一言之發而四海以為休戚知此則知中和位育之理至近而非遠至切而非虛也如夫子居春秋之時躬備聖德而位育之功不得加於

上下疑參贊非儒者之事雖然聖人繼往訓開來學使天下後世曉然于天經地義之大仁民愛物之理雖不能位育一時之天地而其施益遠而其教無窮蓋六經者聖人參贊之事也故曰堯舜之聖功在當時仲尼之聖功在萬世

格物致知論

大學一書統明新以垂訓貫本末而立言而其說始於格物則格物之說亦誠重矣蓋盈天下皆物也內而身

心意外而家國天下顯而彝倫物則之際大而天地萬物之原隱而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及于一事一物莫不有其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如此而不能真知灼見則善惡之數未明是非之幾未決邪正之理未判危微之機未審以之明德則幾微疑似不能洞達而無遺以之新民則設施措置不能每舉而悉當又何以本末兼貫明新一致而號為大人之學哉大學之所以托始于格物者其學甚大而非無所統會也其學甚博而

不入于馳騖也其學甚精而非流于虛渺也內而身心意若何而誠而正而修外而家國天下若何而齊而治而平人倫物則若何而為恩義分合之端天地萬物若何而為位育生成之故君子小人若何而為誠偽邪正之別以及一事一物若何而為至當不易之則于此格之使之表裏內外洞達不疑格一物而一物之知以致格衆物而全體之知以致蓋知者理之具于吾心者也而散見于物在吾心則為知在物則為理于物物而

格之而後吾之知不入于昧不蔽于偏不流于虛而有覺之體全矣雖然格之者何格之以吾心之知也非吾心有知而何所恃以為格致之者何致之以在物之理也非在物能格而何所藉以為知故知與物非有二體格與致非有二事司馬溫公以為格去外物是以物視物而不知即吾心之知所寓也王文成主于知行合一是以一格而遂無餘事亦與大學之旨有歧格物致知正吾學與曲學之所以分途而辨之不容不早且慎也

彼離物索知而自矜頓悟者虛無異端之學也既不求於物則外視物矣又安能不舉身心意與家國天下而俱外之也哉大學之道所以統明新貫本末於一原者格物致知之說也

太極圖論

太極之說始於易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居兩儀之先則其為生天地萬物之本無疑也至周子濂溪始建圖立說於太極之上復益之以

無極而太極由此而動靜互為其根以至生五行布四時成男女化生萬物而太極之義備矣先儒往往謂無極之說易所未發而周子發之或疑其說近于空虛朱子以無形而有理之言釋之蓋謂其有也而初不滯於形迹謂其無也而更非涉于虛渺後世紛紛之議折衷於朱子之圖解而亦可無疑矣嘗論天地之所以生陰陽之所以立五行之所以變化人物之所以蕃育何以往復而不窮何以流行而不滯何以亘終古而不敝此

必有為之極者是即於穆不已之原繼善成性之本乎故極中未嘗無健順之理而言仁義禮智信則分配乎五行獨此一理渾然精純而萬變生焉萬化出焉故謂之太極合而言之天地萬物共一太極一氣周流之內天地且不能外而況于人物乎此所謂合萬殊為一本者也分而言之一事一物各有一太極即纖細之物俄頃之間而此理何弗周徧而不遺此所謂散一本為萬殊者也易之所謂兩儀即圖之所謂動靜陰陽也易之所

謂四象八卦即圖之所謂五行人物也易言其理圖發其蘊無極一言又所以善言乎太極而使人不敢以氣化之相嬗者遂謂之太極然則周子與易有岐旨乎而周子所以建圖之意何居人與萬物同涵此太極而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觀于天地位則天地陰陽之極自人立之萬物育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故一言以斷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焉吾人性中之一動一靜即配乎圖之陰陽也吾人性中五常之德

即配乎圖之五行也吾身之酬萬事應萬變即配乎圖之萬物也然則動靜之未分五常之所不能名萬事萬變之未接而凝然中處者非即配乎圖之太極乎君子欲使吾身之太極足以配乎天地之太極而動靜生生不窮者盖有道焉不外乎周子通書之所謂誠與圖說之所謂靜而已矣太極雖兼動靜而非靜無以立其體太極雖渾萬善而非誠無以會其原靜則常正而太極之體立矣誠則不息而太極之用周矣體立用周

則天地之極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是則周子建圖之意也豈徒言天理而不切于人事者哉洪範五為中數而言皇建其有極五行五事莫不從之矣惟中能建極殆亦先圖而啓其義者與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

夫子罕言命孟子亦曰君子不謂命聖賢之意蓋不欲以氣數之有定阻人進修之意啓人趨避之心孔子又嘗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其義何居夫人之處世榮辱

得喪毁譽進退之數類皆有天焉不知其為天而汲汲以求之營心於患得患失之途此小人之侻倖無足論者也知其為天而委心于因任置身于閒曠舉凡進德修業奉職循分之事皆置焉不講一切聽之于杳渺不可知之數以自謂知命而可謂之君子哉非也夫子之意蓋謂知此而後君子可為也天下之欲為君子而不能為者榮辱亂其中得失易其慮毁譽眩其視聽安危吉凶揺惑其素復由是沉静者轉而為競躁矣方直者

化而為突梯矣亢激卓立者變為緘默謹愿矣以禍利為必可趨以災異為必可避苟且安營而君子于是乎不可為矣聖人告之以知命所以静其心澹其慮一其聰明奪其智巧而後其為之也純誠敦一可以歴萬變而不渝其正入萬物而不易其識其進德也堅其修業也勤其奉職也專其循分也恬獨居而坦坦處羣而穆穆遇事而侃侃利害乘之而磊磊落落艱大投之而孜孜勉勉中無所疑外無所懾先後左右無所瞻顧却慮

凡君子所當為之事皆得而為之則由其知命者素也進以禮退以義孔子之所以為孔子非徒曰得之不得曰有命云爾也士大夫之持身涉世其亦味乎斯言而已足哉

記

思過軒記

讀易樓之南構屋三楹分南北戶别而為六其東北一隅去門徑稍遠尤為静僻室修廣不盈丈置木几竹榻

于北牖下當窗則梅桂參差草花菁翠丈室中邃遠有幽人之致予每于遊覽卉木酬錯親故讀書作字之暇輙坐卧其中捐思却慮收視反聽與得片晷之憩息而游心于冲夷恬澹之境也每思人生叢過積咎擾擾紛紛相循而不已如號長風鼓巨浪驚心駭目試靜而體之揆之詩書所紀載昔人之所言行而是非得失自見矣玉瑩潔則瑕纇出潭澂澈則沙礫見天清湛則雲翳顯夫人亦猶是當此靜境與爲守寂無寧思過氣

靜心澄平生所為萬端在目此孔氏有內省之訓曾子重其嚴之誡也作思過軒記

香雪草堂記

予生平酷嗜種樹常欲得閒壤一區梅李桃杏之屬各布柯幹不使雜處俾其掩暎交錯盡態極妍為足縱觀覽之樂顧以地隘力薄不能適所願學圃齋之南為南軒去軒十餘步為竹圃竹之外有古梅數十樹盤亙偃側為蔭方廣十丈許不雜他樹梅之致有臨清池者

有倚短墻者有蔭石者有與竹相間者有高翥拂雲者有低偃拂地者有礙路者有臨窗者有孤幹亭立而上如蓋者有叢生而條幹自相環抱者有苔蘚繡澁而勁如鐵者有曲幹糾枝而奇如虬龍者有撐拄而如攫者有偃蹇而如卧者可謂極梅之態矣花時自深冬以及春半先後相續大約山寒氣晩至啓蟄時而盡發彌望如雪香氣襲里許為屋三楹以臨之題曰香雪草堂堂前為廣軒資其爽也花下置小亭便憩息也

自冬至後輙携書卷移器具寢處其中烟霧晴旭景皆佳勝雪時月夜為尤奇絶予種樹之願雖不能盡酬幸而有此不可謂非造物者之厚遺我也使予常得寢處其中春玩其華夏休其蔭賞其芳妍而景其高潔優游徜徉詠蘇陸之詩亦已足矣尚敢多求乎哉

五畝園記

予所居之室在城西南隅曰篤素堂予為宗伯時

皇上御筆所賜之名也曰忠孝予為侍講學士時

上所書也堂之後有梅十餘株曰詠花軒取庾信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之意居室之南為五畝園有二方池相接可二畝許臨小池構屋三楹曰六經堂子有六男子各習一經令子孫世守其臨大池則有亭翼然清波漣漪環以高柳秋水軒三字則

駕幸金陵時特

御書以賜之其池之南與此亭相對則有樓三楹曰日涉軒有小亭曰蘭叢子園最稱僻野惟有高柳數十

株竹數千箇其桃杏蘭桂梧桐紫薇石榴之屬則周乎
兩池而分植之予山野鄙人三十餘年叨近
聖天子光華故
寶書之賜臣家獨多
皇上天縱至聖經史之學無所不該即法書一端亦超
絶前古而冠弁百王予家斗室之中琳瑯奎壁榮光四
照予幸以暮年歸老于故鄉依日月之光飽堯舜之德
飲食寢處戴高履厚豈不為大幸哉故記其事而謹

書之

芙蓉谿記

出郭四里許由谷口而西是為西龍眠兩山夾谿路緣谿而入蜿蜒深曲至媚筆泉水石益佳山始開拓四圍如屏幛中有田數頃膏沃平衍南北二谿至此合流谿之南有石壁橫數十丈插谿中是為埀雲沜谿邊搆埀雲亭是入吾園之始也吾園得平壤之半不設藩籬任樵者取徑焉徑繞埀雲沜西行蒼山古木與清流相縈

帶既而過石埠上小亭曰芙蓉谿亭亭臨澗水乃南
澗入園之始跨礀為橋過橋循山麓而行碧樹掩映下
視平疇則南臯種秫田也藏山阿中者為南莊農人所
居畜牛一頭置畚鍤錢鎛于其中槿籬茅屋鷄犬桑柘
葢村落景也過此為楓坪為土榖祠為南玉雪两為觀
穫亭向南有屋一區對菊圃傍有楓柏橙榴柿栗之屬
磊磊砢砢至秋而紅紫顏黄相間名曰秋妍館館之北
修竹數畒穿竹徑而往則為村之南門村為三區右則

桂叢中則來鶴亭左則居室來鶴亭手自植梅與松主人日從賓客賦詩飲酒于其中有丁令威之思焉居室之堂曰傳恭欲以貽子孫世世耕且讀無忘先公創業之艱故曰傳恭南向者為千巖萬壑之樓蓋烟霞嶺岫大溪平疇歸樵耕犢皆可覽矚且山居宜樓園花隄樹在俯視閒固吟眺一勝景也庖湢臧獲之室則隱于樓側不可得而見出村之北門行古梅中百步大溪之傍有磐石臨溪昔人漚苧浣衣之所構亭冒石上曰溪光

山翠亭亭之西為杉坪為茗岡稍東為木香棚為北玉雪岡為艤舟亭亭臨深磵乃北磵入園之始從亭下登舟而南沿清流盪輕槳春則垂柳桃花夾兩岸一里許秋則紫薇芙蓉照耀水際南指松隄隄之内則稻田十餘畝隄之外則高峰千百疊也舟行水中至濶水則雙溪草堂在焉堂五楹東向高朗軒豁洞南北窗以延凉燠繞砌種紅白蓮夾岍環碧柳高梧為主人避暑之所堂之南則曲廊數十步雜花交蔭沙岸縈廻由曲

郎啓南戸則入佳夢軒為主人晏息之地郎之南為欒
欄為鶴棚為秋水軒結構溪畔正對漣漪紫菱灣荇藻
波光澄澈游鱗可數繫其傍者為桃花流水扁舟舟中
置竹几茶鐺當風日清佳則携琴書挾茗果登舟沿緣
溪中上下溯洄竟日不知疲一花一石皆為凝睇久之
夕陽晩風則垂釣扣舷而歌溪中接東西峙有緑楊橋
橋畔有雲耕亭溪之東有閘口水涸則閉之水漲則啓
之跨閘為放舟亭啓閘則舟入大溪烟波浩渺可直達

賜金園古稱山居之勝有六曰奇峰怪石清流眺覽古木新花吾園幸皆具是六者又有耕穫之樂舟檝之適涼臺燠館之娛梅杏櫻桃梨棗之味雜花香草之繁縟紫鱗白羽之飛躍豈不可以優游頤老于其中哉康熙已卯嘉平月既屬鴻臚禹子為此圖遂並記而書之

御筆書雙溪恭記

西龍眠山有二溪夾一山而東其北溪則自黄柏山房

而來其南溪則自蕉園而來皆穿石磵從雲中落奔流激湍曲折逶迤至于山之麓則二水會合畧加疏鑿則二水滙而聚于吾堂之下渟泓澄澈旱不涸而潦不泛白沙燦然游鱗可數因種紅白蓮紫菱畜朱魚數百頭闢其地而搆堂以臨之于水際種芙蓉數百本楓柳桃杏紫薇之屬于隄上種松千株環溪有田即以溪水為灌溉癸未春

聖駕閱視河工廵歷江南予時迎

駕之金陵恭求

御筆書雙溪又書秋水軒二匾額蒙

聖慈問汝在家好種樹又書種花處一匾賜之夫窮荒僻壤之中一丘一壑老臣衰病藉以養痾避囂如秋蟲之抱寸壤鷦鷯之栖一枝荒陋僻野乃致勞

聖人之賜額

寶翰焜煌炳如星日將使山靈有復旦之光野人被堯舜之澤載之史册傳為神臯與區貽之子孫奉為金庭

福地烟霞雲物千古常新豈止老臣身被榮幸而已哉

桃花流水扁舟記

龍眠向來溪流湍急奇石如林溪行石隙中跳珠濺瀑不可以舟余築雙溪平水約里許可以舟矣因製小舟可容數人坐蕩漾于芙蓉間紫菱觸手可摘水至清游鱗可數山畔高松翠竹緑槐垂柳之陰皆在目前岍上植桃花數百本每有味乎張志和之詩云桃花流水鱖魚肥遂取以名吾舟余㬌前涉歷江淮熟習于波濤之

險驚駭震恐于江路者數矣烟波浩渺風浪貼天四顧無岸江豚諸恠隱現出没相顧無人色屢瀕于危遂立誓不登江船今此舟無帆檣之設惟柔艣一枝两童子盪之微風徐行往來不出一里之内琴一張書數卷酒榼茗椀釣竿畧具脱有風雨則移置菱芡灣中髙詠青蒻笠緑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之句枕書而睡又素喜唐人詩曰釣罷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邉此皆有道之言夫乘長風

破巨浪瞬息千里亦云快矣然此豈在蘆花淺水邉哉余生平頗思舟之逸而又甚憚舟之險故于山中製一舟就其逸而避其險視陶峴三舟之樂當不是過也

垂雲亭記

芙蓉谿之南有石壁六十餘丈上蔭翹木下俯清溪有一徑甚仄石之下野人為小溝堰水入田是以徑之左右皆水而徑究轉于流水之中樵童牧豎之所往來而余特加石甃以平治之石之上皆山花野草而余特去

其荊榛培其佳木于石上鐫垂雲泝三字于溪上作垂雲亭以對之石色青蒼如削玉如畫家所謂斧劈皴嶔嵌磊落與老樹垂藤相間亭可小憩而入吾園者必取徑焉李習之謂園有難兼者六事高峰奇石幽潭曲水古樹新花余但因故物不事疏鑿雕飾而六者咸備過此亭便入芙蓉溪捨陸而登舟客至則舟子艤舟以待豈不可優游怡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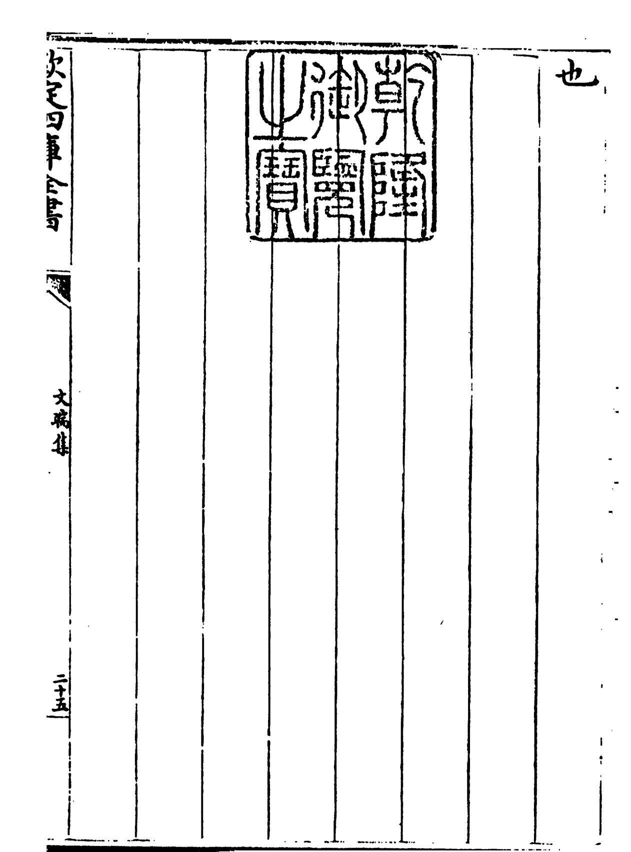
浮山華嚴寺齋僧田記

浮山以巖岫洞壑之竒雄跨江北僧寮皆依石結構懸崖置屋若巢居然其中建置宏敞樓觀軒翥金碧輝映巍然為諸巖之總持者則華嚴寺也前代勑賜藏經以及紫綺袈裟花旛繡幢之屬甚夥寺依平麓前帶崇岡竒峰青壁連蜷蟠鬱蒼翠插天雲氣出入不可名狀者皆屹立于寺之西北長松修竹古桂丹楓仰視青蒼俯矚空濶諸巖石之勝蔭而不藏如海舶珍竒輪囷陸離錯列于碧帷青幕之下至斯地者神體恬

曠心目駭愕窈靄深秀疲于應接洵寰宇之奥區佛刹之鉅觀也予以癸亥秋至浮山始至則白霧蒙山林壑隠見及寺門則山足和尚方率其徒刈豆中田草屨腰鐮跣而揖客予信宿方丈中時聽戒僧聚處者數十人朝夕不聞人聲五更鐘鳴梵誦後聚食一堂人粥一盂虀一盤不聞匕箸聲食竟各治職事薪者薪芸者芸穫者穫圃者圃汲者汲及晡而入定當午而始飯遇歲歉則止設粥糜盖山足和尚之教其徒者嚴肅精進如

是予每見釋氏之徒鮮衣美食惰其四肢羣聚而嬉遊竊意其教不應如是今觀和尚之所持而加敬信焉則山足之有功于其教豈不偉哉寺昔為延陵宫諭司馬清江公輩所護持有田若干畝力耕以飯四方之僧至山足益廣拓之為田若干畝春耕秋穫不愛其力以供養十方則無可師所謂隨分自盡各安生理之鐸也山足和尚道氣淵沉邃于詩學戒律精苦夫澹泊勤苦之中萬善出焉吾安能測山足所至哉重其請故樂為之記

也



文端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端集卷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劉淡

文端集卷四十三

大學士張英撰

篤素堂文集七

雜著

御製文集恭跋

臣英竊聞文者載道之器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道法其最著者莫如欽明濬哲勤儉智勇肅雍敬勝後之

人得因其所傳以溯其所存而知其德之盛者則惟賴
乎典謨誓誥風雅之文炳日星而爛雲漢也欽惟
皇帝陛下宗二帝之心傳躋三王之治理海寓光天之
下罔不率俾景運隆祚覃固龐鴻
萬幾聽覽之暇輙著為古今諸體文章詩什積時既久
編為若干卷臣伏而讀之有言性道之文焉危微精一
經綸參贊皆探其源而抉其秘直以
聖心之所藴蓄者發而為文遠而洙泗近而濂洛關閩

無不同體而共貫也有言政事之文焉明作惇大百度
維熙休戚痌瘝萬物一體直以
聖政之所敷錫者發而為文其中正宏備則周官立政
之遺軌也有
兩宮祝頌家庭戩奏之文焉立敬立愛純誠篤厚合萬
國之歡以天下為養無非
聖孝之所流而不能自已者也有誡勉臣下之文焉勞
來匡直扶奬誘掖使咸入于君子之域則放勳之所以

教也有流覽景物抒寫性情之文焉則對時育物涵濡萬類貽蘇羣品如造化之亭毒凡飛潛動植之微無不暢遂於其際也惟如是故不事雕鏤纂組而自然馨炳裔皇若斯之盛譬諸天地之景星慶雲滄溟岱華光華屹峙亘古及今極天下之至文豈有能逾之者哉臣侍從左右伏覩

聖人之學博而無所不該而必以六經為根柢故

聖製諸篇窮理極高深得易之奥典重鴻碩得書之大

渟泓蘊藉得詩之厚褒貶謹嚴得春秋之法條理暢達得禮之序又從而博綜諸史穿貫百家而指歸不外乎是以經學為文章固宜乎文之麔炳爾皇而不可尚也猗歟盛哉臣英不揣固陋敢拜手稽首而敬識於簡末

御製夏日登景山詩跋後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皇上以幾務之暇偶幸景山命臣英臣士奇侍從

上攬轡登景山之巔周覽四郊俯視宫闕東望薊門西

眺桑乾烟樹蒼深河流浩漭近在指顧之閒

天顏怡暢二臣咸得寓目焉時則禾稼被野方待優渥

之澤俄而雲起西麓雨過龍樓

聖心顧而悅之

御製詩一章有時雨將來之句詩中之所謂

君臣同樂者葢有樂乎此也臣自蒙

恩入侍

禁庭

天章雲漢時得而捧讀之大約篇什之中必以四海八荒為念蒼生赤子為心上述
祖德躬展孝思憫農事之艱難勞征人之況瘁撫諸古昔虞帝喜起之歌武王戶牖之銘其曷加焉故雖一豫一遊一篇一詠而心不忘乎百姓如此則凡觸乎
聖衷而發為
睿藻者胥于此可類覩矣豈獨光麗日星聲諧金石足以超往牒而軼前軌哉七月十八日

上御迎涼之殿揮灑
宸翰書此詩以賜二臣楷法精嚴龍翔鳳峙此希世之
鴻寶二臣何敢私焉敬勒之貞石以明
聖心之所在獨重民時亦以幸二臣之榮遇千古不多
見而愧汗惶悚之不能自已也

寫生十則題詞

古之傳寫照者豈不重難其人哉于眉頰顧盼間並斯
人性情器識而皆傳之視繪月有光繪水有聲之為尤

難也顧愷之吳道元閻立本諸人其才皆卓犖不羣識鑒清遠其所圖者又皆當時之名公鉅卿逸人高士以兩人之性情相遇于縑素丹青之外而得之于心目之間則脫之手腕者猶其寓焉爾況筆墨乎古人以詩貌人者如杜少陵之眉宇真天人李昌谷之骨重神寒天廟器極力摹畫千載如生畫家亦必具此種筆力然後能令人想像于眉頰顧盼之餘也予時在直廬日亭午戶外傳鈴索聲周子履坦承

命來為予寫照予初識周子于此時凝神聚精經營睇
視閱三日而成
天顏顧之賞其極肖噫亦可謂盛事矣周子今日之長
康也傳神阿堵豈待頰上三毫獨是予以山澤衰陋之
姿遭遇于時獲此榮寵自顧形影有慙于裴楷多矣暇
時書其所著十則相示探微索妙備具古法因知復坦
之所學有本藝也而近乎道性靈不泯代有作者寧
獨古之傳人哉

紅术軒篆册題辭

古人于佳山水凡遊歷之所經耳目之所寓者輙著為詩歌記序以紀述其事蓋將使嶺雲烟樹之奇飛瀑鳴泉之勝一展卷而可得雖晤言一室之内可以卧遊於千里之外也余嘗謂人家古鼎傳鐏法書名畫以及奇詭異卉凡接于目者皆當寫為短句長吟以曲盡其情狀載于卷帙之中則不必其物皆為吾有而吾與主人已各得其半矣黃山老布衣汪子快士抱五岳名山之

願而與會遭遇能副之登泰岱歷華衡渡瀟湘涉洞庭躋天台窮鴈宕遊迹所至必捜輯古人題詠境取其最勝句取其最奇者彙為一書又以其家于黄山也于黄山獨詳汪子工篆籀每句為圖章系以小紀其篆法蒼秀雄古如以秦碑漢碣置于佳山水之間發揮其神采標舉其眉目凡海内奇蹟壯觀洞天福地汪子盡収之一卷之中而抉為已有又不止于分主人之半矣予夙昔有向子之志頃見是編而悦之欲公諸同志睹好山

水者家挾一編或以為登臨之指南或以為卧遊之圖畫無之而不可也

勉學箴

自河洛之肇紀創文字於羲軒三墳啟其秘奥六籍滙其淵源金聲出於孔壁韋編漏於秦燔恢恢乎道徳之藪嶽嶽乎禮義之門百家騰躍而自喜諸史博綜而不煩皆聖哲之菁華幸簡牘之猶存羅古今于一室閲圖史於琴罇寶寸陰如尺璧實昔人之所敦請秘書而登

闍乞鄰光而鑿垣輕千里之負笈絕三䄪之窺園或負薪而吟詠或荷鋤而討論或燃藜而不寐或移月而忘餐士無殊于貴賤惟經明而自尊矧予質之謭陋慕古誼之弗諼歷祁寒與炎暑乘月夕與朝暾求經義之微密思振衣於崑崙旁蒐羅乎載籍萃衆美以逢原頋含英而咀華期執簡而芟繁探滄海之驪珠拾玉峯之瑤琨積霧隱南山之豹洪波翻北溟之鯤敢當前而自棄擲駒影於晨昏處文明而荒陋抱慚憾于乾坤矢讀書

以報國佩永叔之徽言

題仲兄湖上翁所書地輿圖後

余仲兄湖上先生隐居松湖之傍以漁為業其居為桃村種桃樹芙蓉皆以千計其他四時之花卉亦略具亭舍塘徑皆簡樸歷落聚妻孥長子孫於其中自不應科舉後二十餘年不入城市飲酒讀書閒撮其大要書為小册以自觀覽地輿圖其一也年七十有二能就窗作極細字尺幅可數千余視之如蚊蚋蟣蠓然多不能辨

久視之則朗整有法度猶憶予家居時曾書謝表冊子眼昏多有歧筆吾兄欲為補之余不從曰我不分四十餘歲人作字待七十歲人補筆也

姚珠樹公傳

明之季年吾桐冠蓋煊奕王謝子弟以才雋聞於一時其中文章經濟手采言論氣誼識量皆光明駿偉卓然為諸君之冠者則姚珠樹公也英為珠樹公幼婿公捐館舍時英年十有五猶及侍公左右見其儀範巍然岳

峙淵然海涵吐納宗風神采四暎英雖幼猶能識之工
舉子業㝡為華贍博大而一一根據理要伸紙疾書千
言立就古文詞無不兼擅其美詩宗少陵而命意選詞
機杼仍由己出書法朗潤髙秀入晉人之室此皆邑人
之所矜式海内之所流傳而英得於耳目之濡染者最
多也公為廉吏後幼而食貧當時公卿雅重公才望折
節締交所以資奉之者甚厚公性豪邁不羈初不治家
人生産悉推所有以供賔客觴詠之需然亦未嘗有所

匱乏也事項太夫人孝養純篤至老不衰當明末造知天下將亂士大夫習于太平久皆諱言兵公留心當時事與老弁知兵者遊講求防禦賊寇之策火器火藥皆與邑令謀而預備之崇禎甲戌流寇攻桐城以有備而獲免乙亥賊張獻忠聚數萬衆圍桐者三次蕞爾孤城與賊相拒數旬卒以無恙則公與守令同心守禦之有道也公不遇於時無由為封疆謀畫而克全梓里其效彰彰如是使設施展布其所就寧不偉哉

國朝定鼎後以明經署浙江龍游縣學博訓士有方多所成就至今稱之教子至嚴肅既壯猶督課如少時以故皆為名士掇巍科少與方宫詹公八人為友稱八俊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膠膝如古人邑人至今為美談卒年五十有一以公之才而年與位皆不稱其所積而未享者今之子若孫承之俾昌俾熾有以也夫

湖上先生傳

先生清河仲子名載字子容少倜儻負氣節讀書好奇

不屑屑章句幼補博士弟子年四十輙棄去隱居於松湖之隈先大夫授濵湖田數十畆宅一區門臨大泊可以畜魚歲發荷花数萬挺泊之外為長隄左右接山麓榆柳楓柳之屬掩映隄上隄之外為大湖烟波浩渺帆檣出没繞湖則羣峰矗立黛色横亘宅之前極平衍軒豁古樹羅列田壤繡錯目前之景皆可指而矚也宅之後修竹喬松為先大夫手植皆近百年物鬱然深靚先生率妻子隱于其間家纔足稻粱布衣蔬食宴如也與

五兄同居湖上三十餘年足蹟不復城市往還惟田夫野老經年不見賔客或婚嫁將會姻親前數日輙作惡曰予豈耐衣冠而與人拱揖故但踈節濶目略見大意而已晚年以田産付諸子而自以漁為業鮮鱗日給于笭箵未甞乏絶雞豚蔬果菱藕之類無筭悉素所藝畜客至亦羅列粲然而未甞取給于市于宅之左别構一墅去湖岸数十步以便網罟柳徑柴門繞土樓植桃千樹木槿芙蓉雜卉稱是號曰桃村甞曰吾為園只數斛

桃核足矣鑿池架橋結草亭于其中從湖網得佳魚則畜於池以供不時之需每歲十月後湖水稍退則糾集隣里莊農各具舟楫結罾網以備取魚即以魚為傕值先期大設酒饌以勞之吾嫂治具於内僮僕持壺觴先生勸酬於茅檐之下談笑移時各盡歡而去予曾睥睨其間亦甚樂矣嫂笑謂予曰田家生計多在春夏汝兄生計則在秋冬似此風景盖三十餘年矣噫熙恬樂易之風廉澹髙雅之致寧不于今日見古人哉先生性純

孝友愛慈大人早世遺手繡觀音像構一亭事之惟謹有僧詣門募施先生笑曰彼以我為佞佛耶此吾親也吾故事之性不能多飲而嗜酒晨起飲一甌每飯則先啜數盃故常微醺體貌頎然而長髭微白手神散朗無求於人無羨於世無時不曠然天真盖居然海鷗雲鶴之趣矣作字早歲學鍾繇至老目力不衰甞著輿圖博採沿革故事彙書於圖中方寸作數百字小於蠅頭予時年五十不能辨也居鄉以德感人人咸化之松湖數

十年無盜有縣令泊舟湖上請與先生見辭以疾不往年七十有八與嫂同時卒予每于公卿閒述先生行事莫不低徊欣羨者久之大司農澤州陳公詩平生最愛江南客晚歲心憐湖上翁叔兄曾官吳門請老歸高致相頡頏故當時咸知吾家有湖上先生吳門先生云

題閣部史公手札後

吳子爾玉母孝烈姚夫人為予妻祖湘潭公女年十六歸吳生員諱道震事親至孝夫以讀書攻苦成疾顧天

願以身代夫歿遺孤兩歲躬紡績以養親課子明季流寇擾桐城避亂於潛之龍灣為賊所執夫人大罵賊賊手刃之詈罵不絶而殞閣部皖撫史公諱可法廉訪至潛聞其事列疏旌表後史公丁艱爾玉通以尺素其後札云云史公書不概見此則事關節孝言詞雖短而蘊畜無窮尺璧寸珠良可為子孫世寶也史公為左忠毅公録學所得士與余鄉主考大興王公諱劼同舉童子史公居首晋見時忠毅公呼史公令前復令登月臺端

視之謂諸生曰此子今日一介書生將來事業掀天揭地既退同人咸稱異之笑謂史公曰看汝後日何以掀天揭地此大興王公親為予言者忠毅公人倫之鑒至精亦可傳也夫人在予妻家為姑在延陵則予舅氏行云

先考

誥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加二級前

勅封文林郎内弘文院庶吉士拙菴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先君竟舍不孝載等而長逝耶不孝英前此三十年來未嘗一日違膝丁卯之秋幸舉於鄉以應南宮試始為數千里游時值先君微疴依依不忍就道先君怡顏勉之曰吾健可無慮也次年不第疾驅返里再拜問先君寢膳則康健逾曩時去年冬再赴公車將束裝微察先君起居雖春秋漸高然猶善飯且步履甚健私心欣慰拜別之日先君撫之曰勉旃此行吾邇來氣體益强齒搖落者復生矣爾毋以老親縈念後數于家

郵得先君手諭皆細書盈幅慰勵有加及與南來人問狀咸謂先君興致如常行不扶杖與人言終日不倦故不孝英稍得自慰詎意疾作不數日忽然奄逝竟以羈宦京邸病不及知藥不及進没不及訣含殮不及親不孝之罪百死莫贖矣嗚呼痛哉不孝英尚何以生為已又念諸兄輩皆遠在里門不孝英羈宦京邸倘于先君之嘉言懿行不復述其涯略是先君之風蹟不及聞於朝之縉紳先生以重不孝之罪也㫖塊間語無倫次巽

大人先生哀而賜之一言以垂不朽先君諱秉彝字孩之號拙菴先世自豫章徙於桐至七世曾王父懷琴公成進士歷官大中大夫陜西左叅政初令永康爲循良第一所至有廉能聲至今咸尸祝焉王父恂所公以文學封中憲大夫撫州府知府贈正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先君兄弟有四長鍾陽公庚戌進士歷任山東布政贈太常寺卿次欽之公次淑之公皆明經先君行三生而頴慧絶人稍長就外傅六經子史之書靡不淹貫爲文

一本經術初不煩思索伸紙立就十五補博士弟子精攻制舉業以廪例入南雍名譟士林者三十餘年歷成均歲久考授别駕未仕優遊林泉者又二十餘年生平孝友純篤自鍾陽公筮仕以來王父母皆里居先君孝養誠順甘毳之奉定省之勤數十年無間已卯鍾陽公殉難山左時兵燹充路道殣相望先君走數千里外扶三櫬及藐孤歸經紀其喪未逾月而王母又見背矣先是大江以北苦寇氛先君奉王母僑居白門流離轉徙

之中又值數大喪拮据經畫以營殯殮皆備物備禮曰
吾不敢以時絀儉吾親也年六十餘猶策杖從堪輿家
徧歷山水為先王母營窀穸地後卒得佳城松楸葱鬱
人咸以為積誠所致叔父坤菴公為大司馬捐館京師
櫬歸里門凡
諭賜祭葬諸大典皆先君左右贊襄一遵于禮逾年而
叔父孝廉蔚菴公倏逝先君親為含飯哀號達旦友愛
之誠老而彌篤曾王父暨王父置義田數十畝以贍族

人兵寇以來田在草間先君經理之漸就懇闢以充伏臘祠祭之用族之人貧不能婚喪及有志不能就學者咸賑給之祖塋傍為鄰家地先君購之植松柏以蔭丘壠自曾王父以下徧建豐碑以垂不替每念譜牒散逸甲辰冬發篋捜先世行狀誌銘及世系圖考自始祖迄今十二世旁及墳墓祭禮列傳外傳分為十卷臚列詳明大㫖主於敦宗睦族閱一歲而成鳩族人而告之曰吾家累葉以來兢兢惟耕讀是務洎大參公登仕牒後

實能以忠貞孝友世其家子孫奉先人訓言以無自隕越此吾作譜之志也性素儉約于聲色華麗之物絶無所嗜好一羔裘衣三十年雖敝不忍易時以惜物力留有餘為訓然性樂施濟遇人之急不啻身受方吾桐苦寇歲且大祲先君設粥糜以濟饑者全活甚衆生平多隱德不以告人其教子弟也惟以孝謹純懿讀書立行為先即不孝英旅食京邸先君猶屢諭之曰祖宗積德累世爾惟益自勉勵以無貽前人羞老親千里拳拳惟

此而已後封一函示之曰此太上感應篇也近讀此不忍釋手特以寄汝見此如見汝父迄今手澤猶宛然也與人藹然以和肅然以敬未嘗有疾言遽色過人有過則微詞以動之鄉人孺子相對皆無侮容晚年益精性命之學宅後搆一亭蒔花竹列圖書課子孫誦讀晨夕居其中時或往來别業杖屨蹁躚被服都雅居人比之洛社香山之老云丁未春邑使君方隆重鄉飲賓禮公論翕然推先君固辭不獲禮行之日環橋觀者稱為盛

舉先是曾王父王父皆以鄉賢列祀澤宫曁先君又以
碩德晋賓筵先後濟美邑人榮之長兄克儼雖早逝侄
思耀復能成立丙午春思耀之子若嶷生子鴻奏一堂
五代絖膝含飴先君顧之赧色喜即邑之人亦健羡為
里門盛事百年來未有也幸遇
覃恩邀
封典先君益冲然自下不改寒素秋爽後猶往來山水
閒時與賓朋讌會竟夕觴詠亹亹忘倦乃偶以疥疾十

月十九日稍覺畏寒越一日腹中利數十次遂覺元氣
耗尖子孫環膝下問所囑曰吾心了無星礙二十四日
巳時氣漸微而逝嗚呼痛哉先君平生學道每自謂于
性命之旨深有所會嗟呼易簀之時神觀爽然豈非存
順殁寧之驗耶嗚呼痛哉先君生於明萬歴癸巳年正
月十二日辰時殁於
皇清康熙丁未年十月二十四日巳時享壽七十有五
忝遇

覃恩封文林郎內弘文院庶吉士先慈吳太君文學石
蓮公女
勑贈孺人庶母姜氏呂氏子七人長克儼庠生早世娶
姚氏孝廉諱之藺公女次載庠生娶倪氏明經諱善公
女繼娶葉氏文學諱士公女次杰郡廩生娶潘氏明經
諱應室公女繼娶黃氏吳太君出次嘉娶李氏明經諱
在公女庶母姜出次即不孝英中康熙丁未科進士
欽授內弘文院庶吉士娶姚氏明經諱孫森公女吳太

君出次蘷聘廣昌令劉公諱鴻都女次芳聘汝南道彭
公諱嬪女俱庶母呂出女三人長適庠生方穀次適邑
廩生吳德音吳太君出次適水部吳公諱道新子吳澈
庶母呂出孫五人長思耀庠生娶夏氏黃陂令夏公諱
統春女繼娶翁氏克儼出次廷璨娶方氏庠生諱儀女
次廷瑞娶倪氏廩生諱士棠女次廷珠載出次廷瓚娶
廩生吳諱德音女英出孫女七人長適庠生吳諱道豊
子吳德博載出次字庠生吳諱德懷子吳驪牲次字庠

生吳諱商霖子吳憙杰出次字明經姚諱文焱子姚士

黌英出餘俱幼未字曾孫二人長若嶷娶葉氏庠生諱

爾誠女次若崙聘庠生夏諱鼎女曾孫女五人長適邑

庠生左諱國材子左相次字庠生馬諱敬思子馬曇次

字庠生戚諱約禮子戚某俱思耀出餘幼未字廷瓚出

元孫鴻奏若巖出不孝英哀痛之餘追維詮述不文不

備惟求大人先生俯賜矜憐錫以華衮以為先君泉壤

之光不孝載等死且不朽

先妣

誥贈一品夫人吴太君行畧

先妣

誥贈一品夫人吴太君外祖石蓮公次女贈中憲大夫德陛公曾孫女石蓮公文誼冠一時聲振膠庠外祖母汪太君以乙未生太君幼而温恭端淑綽有令儀十五歸大人曾王父大叅公猶及見之每曰此宜家婦也大人年十七王父即授以家政太君躬節儉以佐之衣縞

茹糲每自方桓少君督諸婦事織紝布縷絲枲之工緻無有出其右者事王父母婉顏愉色內外無閒祖母贈一品夫人麻太君於諸婦中尤篤愛太君伯父官臨清迎養王父母逾年而歸嗣是惟太君是依一飲一膳非親調不敢進祖母喜篝火夜坐太君聚諸孫婦諸孫女遶祖母膝下羅列果飴諸婦次第進食祖母歡然解頤既寢方敢入子舍昧爽則已盥櫛立幃外矣以故祖母晚年食微太君則不甘寢微太君則不安未嘗一日離

也祖母痛己卯之難遂得疾太君躬親藥餌目未合睫者數閱月籲天以請疾既篤每顧太君曰愛我無如賢婦祖母卒哀毁欲絶時僑寓白門伯父母三櫬甫至繼以祖母之喪百費叢脞太君黽勉有無殯斂務從豐厚井然肅然一遵典禮時以為孝且以為才處姑姊妯娌間尤巽順和睦伯母方夫人葉夫人姑母吳夫人何夫人皆敬愛之閨門之内咸取則焉事外祖母篤孝時外家居麻溪流寇卒至圍城數匝音耗莫能達太君寢食

俱廢募力士間走賊營中晝伏夜行往來荆棘二百餘里問汪太君平安憂稍釋後寓舊京舅氏避地從之授館餐焉既而舅氏罹患難太君營解得釋不以流離轉徙中渝友愛也大人嗜施濟太君佐之甚力姻黨中貧不能振者婚喪不能自舉者子女不能自育者太君咸助之生平隱德莫可殫述識解每能料于事前己卯自白門歸壬午寇圍桐數日而去太君曰是又將率衆至矣遂挈家再之金陵次年寇復來攻圍異𡙡時孤城累

瀕于危吾家獨無風鶴之驚居金陵時米珠薪桂食指甚繁故鄉田園委在草莽太君經營拮据焦心勞思延師友禮賔客無異平時不止八口待哺而已也時大人以成均擢上第授别駕且就選矣或謂曰稍措置馬可得名郡歸以謀于太君曰此時魚軒翟茀何如羊裘鹿車耶遺榮偕隱願效古人大人遂决意歸挈子女居北山課婢子拾薪鋤菜以供朝夕審時度勢而後入城郭故桐邑始苦寇既苦兵既苦除兵之兵而吾家獨得安

桄賴太君之明哲也督諸兄甚嚴擇賢師良友脫簪珥以佐束脩寓金陵時所僦屋甚隘遷徙無定居太君必先營書室隔窗聽咿唔聲入深夜不倦則色喜時大人往來於桐太君以教子為己任間請於大人簡題數百為籤作大斗貯之遇文期則掣籤命題文未畢不令就寢後遷桐居山中猶擇隣菴命叔兄讀書其中採山蔬以給饋食勉厲盡力以故播遷瑣尾中而諸兄侄未嘗廢學太君之教肅也早年即為大人聘側室姜數年姜

即世季兄幼太君顧復之教誨之忘其非已出復為大人置側室吳亦不禄時方居北山吳病值太君亦病强起躬調藥以治之既卒而其子又病太君保恤勤懇未幾而殤太君淚盈盈殯葬皆從厚嗣是病漸篤自虞不起慮大人無侍巾櫛者復聘側室吕甫浹月而太君卒年五十有二太君幼嫺姆教備有女德通毛詩孝經列女傳持家有禮法事大人誠敬婉順婢子數十人皆有執業月朔望庀其良楛而賞懲之僮僕受命皆屏息立

堦下唯而退晚年嗜禪寂尤多解悟蔬食十餘年五十
初度之辰飯僧數百人于鷄鳴寺手自繡大士像書諸
佛經皆極工緻固自有夙慧也不肖英生也晚太君即
世英甫九齡耳尤愚頑無知于太君之喪曾不知慟故
太君之嘉言懿行不能記憶其萬一今從大人暨兄嫂
間所熟聞于耳者謹誌其大略如此以庶幾于仁人君
子之一言焉

誥授中議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冢

子廷瓚行略

嗚呼慟哉吾長男廷瓚遂舍我而逝耶吾衰髦昏憒之中接訃音若信若疑嗚咽哽塞不能出聲久而一慟不自持家人勉以余衰病相慰觧且告之曰此子官於朝二十有四年叨列華選獲從賢士大夫遊今聞其且死皆撫棺哀慟以弔之是烏可不敘述梗槩以冀一言之贈余既憒亂不文又不忍没其寔謹舉其在人耳目

者質言之廷瓚字貞臣號隨齋幼而朗慧先封大夫見其童時作字每謂之曰此子學書可以成就辛亥隨余在京邸遂入北雍乙卯雍試第一戊午舉於鄉己未成

進士

殿試二甲第二名蒙

恩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辛酉授翰林院編修分纂

會典同官咸謂克勤厥職已已遷左右中允蒙

恩選授

日講官起居注辛未壬申遷侍講侍讀左右春坊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兩歲之中蒙

恩超擢者六次

聖慈汪濊咸以為榮每奉

勑作字作文時蒙

嘉奬遂奉

命與諸公同入

內廷校對

御書及各種法帖乙亥六月英奉
召至
暢春園賜宴賜
御筆書扇並紅白蓮各一餅同
名者八人英與廷瓚皆與焉父子並沐
殊恩亦千古之罕遇也逮
聖駕北征沙漠廷瓚叨從屬車之後賞賚時及後於
內廷面試諸詞臣旋

御豐澤園試豐澤園賦理學有真偽論廷瓚叨蒙
獎許十餘年來直清華飫官饌
賜觀内府名蹟無間朝夕已卯扈從
聖駕南巡
親揮玉堂二大字賜之後又
御書傳恭堂匾額以賜
天章墨寶拜賜獨多
聖慈優重皆永荷恩施於百世子孫者也分纂

三朝國史淵鑑類函皆有條理丁丑年祭告南嶽

遣廷瓚往恪恭將事歸而塗次里門祭掃祖墓刻日遄

還蓋廷瓚自十有七歲入京師從余居三十餘年此沓

始得展祖塋一拜家中伯叔多不相識也已卯秋典山

東鄉試余誡之曰詞臣無多任事所恃以報

國家育人材者惟在典試耳汝其慎之勉之廷瓚竭心

殫慮務得真才初與各簾官約公發誓詞復與李君伯

猷又獨出對神立誓語尤痛切各簾官遂各立一誓是

役也衡鑑真才果能風清弊絶盡拔單寒山左士人無論售與不售皆極口贊服至勒石以紀之掄文亦典重醇雅多積學英俊之士此則海内士大夫共為許可者也先是乙丑分校禮闈所取皆知名士此其生平自信不少寛假亦余之家訓也庚辰遷詹事府少詹事素微有風疾余自乞休歸誡以安心調攝勉報聖恩家郵時至具道愈可如故今秋車駕出視河工叨

命扈從巳東車秣馬以從至霸州舊疾㣲發蒙
上特賜温語謂離家未遠可以遄還從村莊乘小輿而
歸
天顔温諭彼方愧謝不遑回京兩旬餘藥餌調攝漸次
平復及念六日
聖駕還宫猶詣
内廷請
安步履神氣如常至念七日無病而逝生平頌念世戴

深恩感不容口聞易簀時執廷玉手無一語及私惟以未報
君恩為恨嗚呼慟哉余生平不延幕客所藉以翻閱載籍稽考舊章寒暑不輟則廷瓚左右之功居多與朋友素慤慎謙和未嘗雌黄人物尤不敢急于進取每有遷除則遜謝不安事父母先意承志四十餘年未嘗有一語逆父母之意待兄弟至性友愛廷玉同居
賜第教之誨之備極周至事伯叔昆季遇姻婭皆敦厚

有禮處家極儉約絶無紈綺之習而推解以賑貧乏則不惜德性如此宜乎其長年而奄忽不禄殊不可觧也娶吴氏明經式眙公女

贈宜人繼娶顧氏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培園公女

封宜人子四長若霖歳貢生次若霈郡庠生吴出次若霆次若霂俱幼殤顧出孫曽紹孫女二人英哀慟之餘所述荒陋失序伏惟採擇錫以寵光存殁不朽

第四子明經廷璪行略

余第四子廷璂字㽞臣以康熙丙辰十二月生於京師宣武門之東街自幼失乳體羸弱七歲就塾以後腹有痞疾肌膚不生顔色無潤澤疾時作時止余令其勿讀書每從塾喚之歸疾已輙往兒每言如此倏忽作輟豈不為人所笑故遂聽之十五歲偶令其屬文亦不加督責頗能成篇閱二年歸就童子試許時菴先生試題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連下二節兒于開講下直分四比條暢有氣局次題乞其餘不足文亦滑稽排宕可

觀時菴大奇之拔之前茅出其卷示同郡七學諸生咸以為佳性儉素簡質平居恒服故衣即以之見客不肯易新衣與人言不茍為雷同必言其所見姻戚閒或以為偏而笑之不恤也丙子應鄉試埸屋勞頓返舍遂得疾余知其體弱艱於應試令以明經入太學丁丑歲疾小愈冬復作復愈戊寅春兒覺體中無大恙知父母懸念決意來京師謂依父母前養疴可以慰晨夕入夏而大愈余每止其勿讀書然自幼好涉獵雖不入館塾架

上書時取繙閱余偶徵引典故往往能言其所以然所撰制義獨簡嚴無枝葉時有精深語余疑其非已作徐察之亦無他余初不以此督之令夏學楷書余見之作詩余不知也入秋而咳且喘每侍其母坐輒終日夜分而後退欲呻吟必伺母出户母至則强制言笑如常時或欲咳則起而他適家人竊窺之父母雖知其病而不知其若此之甚也此三年來藥餌未嘗離口至十二月十三日而喘甚與醫者商略用補氣重劑不覺亦不減

十六日表兄姚華曾來相見銜啼言吾病重深以憂父母爲恨餘無他語十七日復易輕劑申刻兒猶取方自看云如此輕劑恐不能治病睡片刻忽醒云夢見神聖固當佳言甫畢遂喘作而歿神觀清明至歿惟戀父母惜哉娶姚氏内弟玉青次女子若潭年甫四齡余極知死生者晝夜之道既歿而悲酸無益于歿者徒損于生者然每念其言語氣識皆屹然如老成人曲體親心不好華餙不雌黄人短長可稱克家之子故悲不能自持

痛惋之中記此梗槩蓋不忍沒其微善亦以見余之悲所自來也

文端集卷四十三